

河南先生文集

二

蘇子知

PDG

河南先生文集卷之九

書啟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與四路招討司幙府李諷田裴元積中書

二首

與水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與幙吏石輅李仲昌書一首

答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水洛書一首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知受命即拜手啟以是不敢更具謝札伏承誨翰

乃有頒遺不任悚荷之至虜今秋亦聞點集近報
舉數萬衆乃取屬戶數百遂罷去未料其意所在
也虜數動常以季秋及中春又因月盛時且不甚
攻城異時也來未可必其如此何者我嘗逆與之
戰今之爲謀大抵欲以不戰疲之安知其不能就
我不戰而爲計哉觀今之爲備不過以故意行之
是自訢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也伏聞明公
軍政甚治士氣亦振守禦人策必有多筭敢冀指
授庶奉尊教

又一首

某頓首再拜承賜手教詢劉滬被繫始末城水洛
利害早蒙責以不言某以元師主其事是時防邊
方嚴懼於軍政處置益相戾所害不細獨欲遲留
以緩其事故默默無所發其實畏避誠足深愧適
會中旨罷其役雖愧亦頗自幸既而二月十九日
得元帥牒云被 朝旨驟舉此役於是抗章條其
利害狄部署亦自削奏語尤切至二十二日見
詔書罷四路是夕得 旨令具興修利害條上於
是知 朝廷前未有 旨令舉此此役乃亟召許
遷等還此劉滬者獨以所將兵與其役始以文諭

之不荅差指使召之不若又命見歸都監張忠代
將其兵亦不受命某與狄議此而容之是節制不
復行於下於是狄假以巡邊至山外命散其部兵
然後滬就拘滬樂功名有膽要亦可惜然違戾如
此無以貸也同年董士廉者老困可哀某以書三
諭之令其歸雍卒不見從遂同被繫然滬等所執
文符皆鄭公罷後所發不知何謂也其平居好論
議至於起獄以取直豈某心耶世路風波殊可駭
畏竄身山林閉目氛埃無路可致耳今聞朝廷
命使定域水洛利害拓地廣塞亦古人之常但揆

己之才略度今之兵力若旣城之後分兵而守輸粟以濟緩急寇來又當遠救懼以敗事耳如朝廷果以城之爲利某當乞移僻郡必有賢才見代城之而不保其利終不紛力較毫髮以取勝也未審尊畫如何願早賜教荅幸甚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裴元積中書二首

某啟某初到郡得前政所占民田不還直自今納稅一事其決欲行之自念秩卑恐有司詰問益淹久不便於民是以白於鄭公公大以爲然尋出榜

諭民給其直且免其稅此一事諸君盡知之及韓公來某臨郡已兩月所得民間不便事益多見訴尤不便者必告之曰韓公且來汝自訴之及韓公來以事自陳者千餘人韓公必盡覽之究其事理覆其報原或見詢於某或命他官參定然後行之其於事固已精且詳矣某豈私於此方之民哉亦由前日白鄭公給民直一事益以公家之事苟利於民則韓公鄭公與其行之皆一也何必分彼此哉不意好事者以某附韓公爲事多所更置未審言者以某附韓公爲善耶爲不善也若以所更

事爲善則不當謂之附也若以所更事爲不善則
某前在涇州鄭公朝夕見延其於邊事無不詢也
無不慮也獨獄事不與聞他則無細大皆往覆究
極於議論未嘗有隱未鄭公相顧之意始終若一
是則某之論議有可采者也於邊事有所得者也
苟一以不善贊鄭公則公必怒而絕之何能終始
相顧如是也是果不以不善贊鄭公者也不以不
善贊鄭公而專以不善贊韓公是厚於鄭而薄於
韓則以好事者之言爲不通也若以前日在涇爲
智今日在渭爲愚又於有識之議爲不通也此事

聞已久疑之不甚信近日益有端緒然不知鄭公
果如爲信否鄭公爲元帥某預掌一路兵寄若好
事者言行則間隙日生苟有戎事某無所逃誅矣
平涼去年經虜寇殘破之後朝廷不以某不才
擢當此任亦思有以自報朝夕勤事非公宴不邇
聲妓受署殆今五月斷獄不過十數人皆歷歷可
訊其營田護寨蠹於事者韓公盡以刷去之今獄
訟益簡止以練兵爲事爾諸君察某心豈主於榮
官哉子發相知尚淺士規益之皆目見某謫官當
時寧有歉於心耶古者刺史嚴明郡守有投劾解

印綬者某豈重去此一官哉幸諸君爲某辨於鄭公公果不悟某立當解去且以終鄭公前惠又不使他日戎事之際使某憂疑自危措置顧失雖被大戮或敗國事願諸君畱意見答

又一首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爲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濫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幙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旣而帥命

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
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
必審其初罪不爲濇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
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
指者亦聽狄候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
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
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以長箭
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
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比隸軍者甚衆決不
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云

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爲深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旣已籍之無如之何乃荅曰其罪不至極於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他事則不敢知如止此一事則非所以爲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旣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果以爲巨慝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某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

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興不易皆
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爲忤意易之不足爲迎合
且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
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
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
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爲主
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此一事爲違戾
耶茲事極微而某懇懇爲言者誠以害於體爲甚
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
者大吏持以前日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

恐見詰柰何某叱去之某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
言必請黜之雖異日黜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何
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
有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爲元帥憂也自某
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至死而特死者有
當死而慘其刑者某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
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
反持其主校過失者某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爲
隱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
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

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笞其卒者
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
且大將與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
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
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
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爲主校者豈使反
畏其下哉故爲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自去之
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
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
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某秩雖

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爲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爲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正以此某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辯之今乃不能自辯於元帥反躡嚙於幙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詰於部將是某凡辯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與水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近兩附書皆計上達殊不蒙體亮何所守之堅也
水洛修與不修亦所見之異耳李文饒牛思黯爭
維州事是非至今有不同者亦何必不修爲是脩
者爲非但某與狄侯以才略之不廣兵衆之寡少
不能遠爲守備故建不脩之議適會鄭公罷去逆
蒙中旨從本路之議行簡奮忠國之謀必以脩之
爲便當辯之於朝廷稟 詔者而來則本路從
之亦有名矣幸行簡少思之水洛地果屬何路譬
若治他人門內之事豈不爲侵耶是行簡可以已
其事本路不當變前議也行簡困蹟累年聞改官